

演講實錄 1： 民國初期消閒雜誌與女性話語的轉型

陳建華^{*}

時間：2013 年 6 月 7 日

地點：國立中正大學文學院 144 教室（國際演講廳）

一、題解、研究方法與材料

今天這次的報告特別要感謝黃錦珠教授對我的啟發。黃教授和政治大學的鄭文惠教授幾年前曾經到科大，第一次接觸，用餐時黃教授就與我討論過通俗文學與女作家的問題。當時我根本不知所云，但我也隱隱的感覺到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。實際上後來我也不斷想到這個問題，並接觸一些材料。這次作這個報告，一方面是從男性的角度來觀察女性的問題，來求教、學習的。也很幸運，黃教授發表了有關《眉語》的文章，今天也直接用了一些她的結論。

「民國初期消閒雜誌與女性話語的轉型」這個題目很大，因為牽涉到 1910 年代中期，上海突發性地產生大量消閒雜誌的問題——我盡量避免使用「通俗」一詞，如果要用的話，也必須在特定的語境裡。今天把我的思路呈現出來，期待大家的回應。

我的思路就是，要如何解釋這一波雜誌中與女性話語有關的問題？「轉型」的意思，是將民初這時期的女性話語，相對於晚清到民國之前這段時間而言。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型？轉型具體的方面是那些？我選取的材料基本上較為簡略，亮點式抽取部份樣本，局限在我所能見到的材料，如十八期《眉語》雜誌部份，就較為粗淺。這部分就借助於黃教授的研究，來討論關於女作家的問題。

我想集中談《女子世界》、《婦女時報》、《眉語》、《香豔雜誌》等。這些雜誌基本的轉型區別在於，晚清時，女性正好要踏入現代的門檻，此時女性要取得發聲空間與其合法性，言論最主要是集中在廢纏足與興女學，包括參與種族革命。總的來說，在革命口號下，一

^{*} 中國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講席教授。

切論述都離不開這個範疇。所謂「轉型」，我認為是「共和」。「共和」在當時有特定含意，是民國成立以後所帶來的一股新動力。具體來說，比方「女子參政」就是一個新的議題，這個新議題直接與民國的建構，也就是模仿英美的體制有關。這與革命相當不同，並不是透過暴力的手段，而是女子要在參議院裡獲得席位，完全是一個民主的過程。又如「自由婚姻」，晚清時已有，但不是主要的。在民初「自由婚姻」的議程就跑到了前臺，而且複雜得多，既與「賢妻良母」的類型有關，但又包含個人，有對私人空間的要求，牽涉了情慾、感情、愛情這些問題。都市發展的新方向，在晚清時也有，但比較斷續、碎片，民國時期的消閒雜誌，與都市發展相結合，原本就有商業化的傾向，此時顯得更為集中、新潮，並透過日常生活，以及主要是來自西方的物質文化，重建女性主體的形象。

關於論題與方法，作一點說明。所謂「民初」，此處比較狹窄，限定在 1910 年代。所謂「消閒」，一般來說，屬於舊派的雜誌，作者群大多為南社社員。南社是一個文學團體，晚清時主張反滿革命，民初以後，圍繞著袁世凱稱帝的問題，南社內部有很大的分化。「消閒雜誌」是 20 年代周瘦鵑提出的概念，1922 年左右，另有一種《消閒月刊》發行，但 1910 年代中期，便有「消閒」的概念。當時《遊戲雜誌》、《遊戲世界》、《禮拜六》等雜誌，都與「消閒」有關。所謂「消閒」，在具體的歷史背景裡主要針對的讀者對象，包括城市裡工薪一族，讓他們在閒暇時刻，例如週末（禮拜六），能夠閱讀小說打發時間。就像《禮拜六》主編王鈍根聲稱的，與其去逛妓院、看戲，不如讀小說更有意義。這裡牽涉到「閒暇」的意義。西方的文化研究裡面講到，這個概念是和資產階級的經濟、秩序，或者與人類基本的生活情趣密切相關。關於《禮拜六》雜誌，許多研究已經指出，它並非完全消閒的，而具有啟蒙的意向。我所以稱「消閒」，主要是指形式上的遊戲性，在文學上、樣式上或者圖像上，具有這種遊戲的手段。「女性」則泛指所有的女子，這裡會包含一個晚清婦女研究的問題，也就是如何看待妓女的問題。晚清的婦女研究，可以用「女權」一詞來涵蓋，包括興女學、廢纏足等議題。在這樣的的研究中，妓女的問題屬於另一部分。如何將兩者統合起來，是一個問題。「話語」涵蓋了所有文本，文學、社會、文化等文本，這些文本具有跨界性，包含圖像與文字。我的研究就是要觀察它們在跨界中如何產生聯繫。所謂「轉型」，晚清時的「知識轉型」主要集中於思想史的討論，我的研究，更著重於「情感結構」的轉型。

二、當今學界研究概況評述

Gail Hershatter, *Dangerous Pleasures: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-Century Shanghai*. 屬於歷史學的方法，把妓女當做一個特殊的階層。不論表面上多麼亮麗光鮮，

多麼風光，實際上背後是很辛酸的。另外也有與之不同的，屬於文學式的研究，例如 Catherine Vance Yeh 的 *Shanghai Love: Courtesans, Intellectuals, and Entertainment Culture, 1850-1910*。把妓女當做上海世紀初所呈現的繁榮的象徵，在現代性追求中起了先鋒的作用。我要討論民國初期的「消閒雜誌」文化，與妓女有相當的關係。我認為這兩種研究成果之間可以有討論的空間，既要知道妓女實際上是一個歷史的建構，之所以能夠在晚清的上海非常的「摩登」，不只是租界的關係，還有經濟因素。她們手上戴的手錶，是高檔品，服裝時尚，也是很昂貴的。晚清時期的上海妓女，經歷了複雜的商品建構的過程，經過幾十年的時間，才形成「長三堂子」、「么二」、「野雞」等以消費程度為標誌，以及以金錢為主要指標的等級秩序。能稱得上「上海之愛」(Shanghai Love) 的，事實上屬於「長三堂子」這一階層，透過她們，體現了商品的優越地位，她們是與現代性密切相關的一群。

我認為，晚清女性研究方面有兩駕馬車，一輛乘坐著「國民之母」，意即與女權有關。另一輛乘坐著妓女，特別在許多晚清小說裡，或者許多圖畫上，經常有這樣的描述或畫面：妓女乘坐著西洋四輪馬車，穿著非常時尚，從四馬路，繞著外灘，經過大馬路（今南京路），到靜安寺，到張園——這個晚清時非常著名的公共空間去。

這裡引用黃錦珠教授在《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》說的：「晚清時期爭取女權最重要的議題，應屬廢纏足、興女學兩大項。此外以『男女平權』或『自由結婚』為口號，並將家庭革命與種族革命二者時而分、時而合的各種要求女子自立自強或進而強種救國的呼籲與行動等等，共同形構晚清女權萬象紛呈的奇異景觀。」這見解具代表性，還在於包括了小說話語，我認為黃教授點出了晚清家族革命與種族革命間的複雜關係，兩者是微妙的糾纏在一起的。種族革命當中，女性必然會遇到家庭的問題。當然，當時家庭革命仍是有服從於種族革命之下的趨勢。

後一種（妓女研究），如我前述的，又分成兩種路徑，一種是描述妓女的歷史形成與文化建構的，另一種把她們同「現代性」聯繫起來。羅蘇文在《女性與近代中國社會》裡說：「妓女之成為引導都市消費追逐西潮、棄舊趨新的先鋒，給晚清上海社會帶來的不僅僅是審美眼光的更新，而且也包含了對消費、性別等觀念的重新認識。在晚清的上海，消費在傳統社會被賦予的尊卑、等級象徵色彩已大大淡化了，通常那個被看作商品交換，妓女以個體資格出入消費場所（戲院、馬戲場、茶樓等）是無可指責的。」這段話大致沒錯，但我認為其中還可以更深入討論關於「消費」與「商品」的問題。如果說她們本身已經做為一個商品，當然，即使做為商品，仍不排除有其主體性存在的可能，但很難判斷，因為她們很少能夠發聲。我們需要深入討論的是，為什麼商品的交換，在妓女形象的轉變，甚至對社會的影響，能夠產生這樣的作用？

另外像《字林西報》(The North-China Daily News)，是影響很大的西文報紙，在上海出版，那裡面專門有一欄(「婦女專欄」)，也經常有來自西方大都市的新商品、新流行的訊息。

從商業與日常生活的線路出發，這方面的研究，目前仍很少觸及到，尤其是對消閒雜誌的研究議題，在當代中國，談商業彷彿就是為了資本主義辯護。但從歷史的方面來說，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，「商業」恰恰帶來了一些民主方面的東西，包括妓女，在商業機制中，妓女做為一個商品的呈現，的確是和一系列的價值觀念之轉變很有關係，而且正處於傳統與現代激烈地交鋒當中。

四、從圖像文化看「消閒」：「時道」的出現



明清以來，圖像已經成為重要傳媒，特別在晚清到民國時代，出現幾波重要的圖像熱潮。先是由傳教士和外國人辦的刊物，其中，例如《點石齋畫報》(1880-1890 年代間)，大家都知道，對於傳播西方的聲光化電知識方面，這個畫報起了相當大的作用。這裡，更有關於上海和全國各地的「新聞」，這種新聞實際上有很強烈的價值取向，例如激烈批評、諷刺一些迷信。

其中有些是屬於女性的，也有很多是上海妓女的，這些大多做為一種被嘲諷的對象而呈現。總體而言，《點石齋畫報》傳播西學的主要策略是追求新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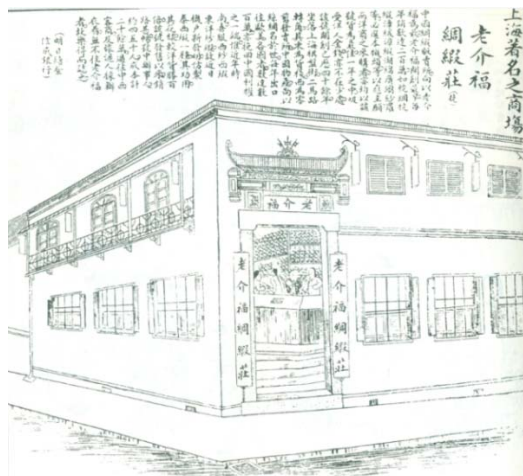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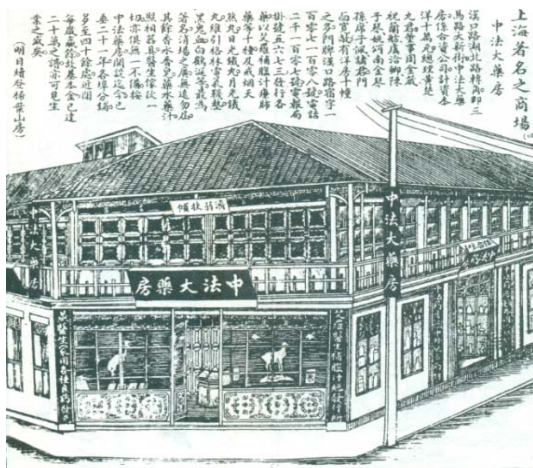
新的一波是在新政時代，即 1908 年前後，新政，在某方面來說給予一種出版自由，因此突發性地，有很多圖像刊物出現了。圖像的傳播功效甚至是文字所難以企及的。相比之下，《圖畫日報》(1909 年)則與《點石齋畫報》有所不同，突出了在地的文化政治。

如這幅「新智識之雜貨店」的圖畫就是一個例子。

《圖畫日報》的欄目包括「大陸之景物」、「上海之景物」、「上海著名之商場」、「營業寫真」、「上海社會之現象」、「上海曲院之現象」等專題欄目。我認為，《圖畫日報》是在全球、世界、環球的視域裡，更加主動的切入上海的本土立場，比較深入上海的社會現象。



「大陸之景物」包括中外各種名勝風景，如「美國舊金山市」、「美京」（就是華盛頓）。



這是上海中法大藥房和網緞店，這些都是在都市的前景中呈現這些畫面。



這幅「女界之過去現在將來」可以看出，過去的女性被限制在室內。中間（代表現代）則是女性坐著包車，實際上在當時，一般有家分的家庭仍是較為謹慎，不喜歡拋頭露面，很多在外行走的都是妓女。將來則是男女能夠很自由的在一起，同處在公共空間。

這些圖說明了《圖畫日報》的內容相當豐富，特別是在「上海社會之現象」這個欄目裡面，追蹤報導了上海的日常生活，與消費和商品密切有關的。當然大多數

是妓女，但並不限定在妓女。「上海社會之現象」和「上海曲院之現象」這裡面所指的「婦女」，特別是「曲院」其實就是「妓院」，因此裡面都是講妓女。「上海社會之現象」有些婦女的身分則較模糊。

在當時的實際生活中，女性身分的跨界，已經是一個社會現象，在媒體上，更加如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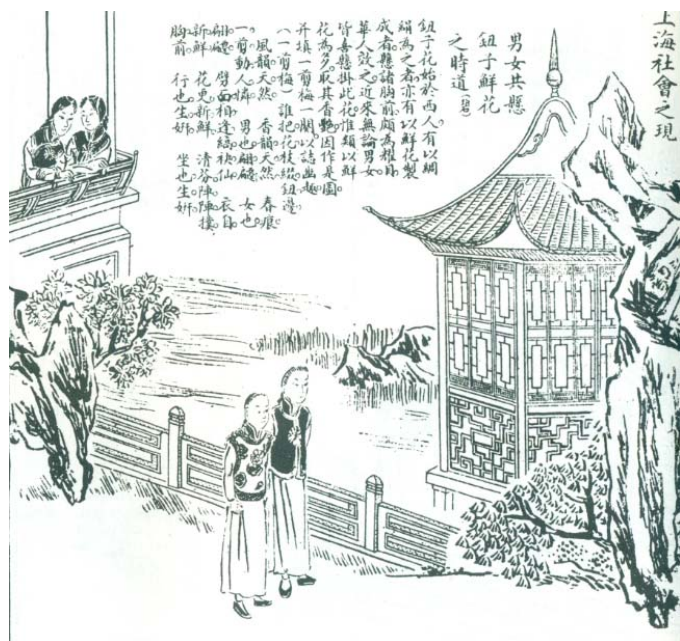
例如這幅圖，這些騎自行車女子的裝束，是當時許多妓女會穿的服飾。但可能畫者與報導者自己也不是很清楚這些女性的身分。或者還可以思考，用這種方式報導，是否有意要模糊這些女性的身分？這是一個問題。



例如這幅「妓女寒夜出局身衣斗篷之豔麗」，就是帶著一種豔羨的口氣：「近日滬上時髦妓女，尤喜以豔色花緞，或縐紗為面，洋灰鼠或洋狐掖等為裡，製作斗篷，於寒夜以出局，令人見之，目光為之眩耀。」文中的洋灰鼠或洋狐掖，都是非常昂貴的東西



這幅「婦女冬令喜用圍巾之飄逸」：「女界之用圍頸禦寒，自西女始，近則中國婦女紛紛效之。雖其制不一，有作披肩式者，有作三角形者，類皆以絨線結成。而以鵝毛製作長裘，懸掛頸際者，風吹毛動，尤具飄逸之致。」這裡總是要說，這些 fashion 的東西來自西方，都是中國女人學西女的。



這幅「男女共懸鈕子鮮花之時道」：「鈕子花始於西人。」就是在胸前別上鮮花。「時道」是《圖畫日報》所發明的一個新詞，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「時尚」，在《圖畫日報》中特別以「時道」稱之。

五、包天笑《婦女時報》

追溯屬於跟都市發展、商業主義、商品、時尚密切聯繫在一起的這條線路，在雜誌裡面，包天笑創辦的《婦女時報》（1911）是先鋒，體現了女性話語從革命到共和的過渡型態。包天笑跟一般的南社成員不太一樣，他比較不那麼政治化，而是朝向做為一個職業文人來辦雜誌，展開寫作事業。《婦女時報》的定位較高，與後來消閒雜誌的取向略有不同，以「發揚舊道德」、「灌輸新智識」為宗旨，這是南社文人辦報的特殊性，普遍抱持著新舊兼備的方針，從理論上來說，這種主張，也代表他們與五四新文化是不同的文化取向。

《婦女時報》對於婦女參政運動非常支持，「婦女參政運動」是民國初年，以唐群英為首的婦女運動。在該報中，基本不談論救國救民的大道理，而是面對新的社會，主要關注的問題特別聚焦在女性個人身心方面的問題。從西方、日本的資料翻譯過來的，教導女性如何處理自己的月事、妊娠到嬰兒養育的經驗等等。另外關於「理想新家庭」的討論，也是從都市發展而來，仿照英美工業革命的模式。《婦女時報》上也刊登了各國女子髮型、裝束，以及帽子款式的照片，切入商業主義的導向。另外，對於有關女權運動的知識傳播，如在第一期就刊登了許多英國參政女性的圖片，因為婦女參政在英國有長遠的歷史。那時

唐群英等人的女子參政運動還沒有發生，後來在第六期上刊登了她們的〈上參議院書〉。

在時尚方面，圖片有「日本女子的新裝束」，包括髮型、衣著。《婦女時報》刊登的女性圖像，身分也比較模糊。從圖中衣飾「高領」的樣式是從妓女開始流行的，會高至蓋到耳根部，一般婦女也會穿著改良式的高領款，領不那麼高，僅到頸部。穿著緊袖的衣服，有的較長，有的較短，或者馬甲也是——1890 年代到廿世紀初的一些服裝樣式變化，這邊時間不夠，就不多談。



東 裝 新 子 女 本 日

報 時 女 婦

上海婦女之新妝束
 ▲婦人之髮。最足觀。新花樣者。莫如。頭髮。即劉海。髮一。種。亦有。種種。之。不同。有。尖。者。有。圓。者。有。高。者。有。平。者。今。則。一。律。縮。起。大。概。雲。髻。掃。雲。乃。見。清。光。
 ▲近日。婦。人。所。梳。之。髻。謂。之。堆。馬。髻。常。在。上。海。者。固。已。可。空。見。慣。而。內。地。人。士。之。偶。來。上。海。者。見。之。無。不。詫。怪。且。此。種。髻。尤。足。污。衣。於。經。濟。上。更。無。益。也。
 ▲日。來。時。尚。女。子。之。衣。以。短。為。美。觀。何。來。通。例。仿。非。極。矮。小。者。其。至。短。須。在。二。尺。五。六。寸。則。通。例。在。二。尺。一。二。寸。左。右。且。有。短。至。二。尺。以。內。者。殊。不。雅。觀。惟。短。亦。在。臂。間。中。此。風。以。女。學。界。中。為。最。甚。
 ▲當。中。國。婦。女。絲。足。之。風。盛。時。無。論。如。何。履。必。自。製。且。雙。弓。底。鞋。底。往。往。不。使。人。見。自。覺。偏。大。足。後。漸。縮。大。方。無。比。羞。澀。之。風。繼。往。在。履。不。自。製。購。諸。肆。中。且。有。在。廣。衆。中。脫。履。露。足。以。試。履。之。大。小。者。此。亦。極。往。過。正。之。道。歟。

日本女子新裝束，第3期 上海婦女之新妝束



光復後上海名閨之新妝，5期



法國最時式之女帽，13期

六、包天笑的消閒文學雜誌：《小說時報》



包天笑於 1909 創辦《小說時報》，是民初消閒雜誌的先驅。雜誌的許多設計，例如封面美人圖、世界美人圖、時式裝圖、裸體美人圖等，提供後來民初的消閒雜誌一種可供仿效的圖像樣式。

世界美人圖，刊登於《小說時報》第一期（宣統元年九

月)。這張圖包含了西洋、日本與中國的美人。究竟「美人」是什麼意思？為什麼要將她們放在一起？這是我首先要提出的問題。

還有上海之時式裝，《小說時報》與《婦女時報》相似，「時式裝」到 20 年代就統稱為「時裝」。這些基本上都是妓女的穿著。



現在看起來仍有些驚世駭俗的，就是這幅意大利美術館裸體美人名畫，《小說時報》，1910 年，那麼早的時期就刊出這幅畫。當然「裸體」並不稀奇，但是做為裸體，是需要設計的，比如該露多少？哪裡不能露？後來比如劉海粟等人，他們採用女模特兒也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。這個議題我之前在政治大學作過報告。

追溯上面這些雜誌，是為了說明這些圖像其實包含了「共和」的概念。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，中國的「共和」(public) 概念是和「民主」(democracy) 相通、糾纏的。特別在民國初年的消閒雜誌中最明顯，因為主辦消閒雜誌的這批人，幾乎都是當初反對袁世凱專制的南社文人，言論受箝制後，他們轉向經營雜誌，蔣著超、徐振亞在《民權報》遭到關閉後轉辦《民權素》，

王鈍根的《申報自由談》受到挫折而創辦《自由雜誌》，其後又創辦《禮拜六》。他們所使用的「共和」，完全與「專制」對立，最明顯的口號有「言論自由」、「男女平權」等等。例如 1912 年張根仁、契北恭〈《女子白話報》祝詞〉(《女子白話報》由唐群英主編，與女子參政運動有直接關連)：「共和時代，男女平權，歐風東播，美雨西連，世界潮流，皆為所牽。」這段話就包含了「共和」與「平權」的概念。這一類資料很大量，這裡不多引，

但是可以想見共和、民主、男女平權與帝王專制壓力之間的抗衡。

七、《婦女雜誌》與《女子世界》

前面先介紹幾個雜誌，主要集中在跟女性話語方面有直接關係的論點。1910 年中期以後，大約 1914-1915 年間，至少出現了三十多種雜誌，這裡面的女性話語，例如商務印書館 1915 年出版的《婦女雜誌》，裡面有許多有趣的東西，比如第一期，介紹如何製造化妝品，又批評中國婦女束胸，穿小馬甲裹胸是不健康的行為。但總體來說，它有個界限，不會把妓女的照片放進去。這本雜誌的宗旨是想要宣揚「陰教」，即婦女的教育，或者婦女所表現的行為可以令我們受到教育的部分。這種主張和《女子世界》不同，《女子世界》裡的女子是不分階級的，而且是以文學為主。

東園〈女子世界弁言〉說：

揆斯人命意，為陰教發凡，新訂芸編，廣通蘭訊……蒙泉育德，聖功寧獨重男，離火揚明，卦義尤詳中女，此女子世界之所由輯也。是以狗曲談經，悉歸淘汰，鰥生按律，盡滌凡庸，皮裡陽秋，胸中月旦，為真真作贊，無非南獄之仙，代灼灼乞詩，不棄東山之妓……

作者強調提倡女教，也在這裡掉書袋子，以表現博學，從歷代典籍、稗史小說建構女子譜系，歸納出幾個種類，都是屬於文學典故，如綠珠墜樓，紅線盜盒等屬「俠義」類，如曹大家，謝道韞等屬「才藻」類，又如花木蘭等屬「武略」類，然後第四類寫到與「美女」有關的：

若夫豔奪南威，美逾西子，環肥燕瘦，香淡麝濃……南朝金粉，北部胭脂……是以楊柳修眉，入麗人之舊畫，芙蓉半面，炫美女之新妝，女子之以豔麗見者有如此。吾知編輯者砭俗熱心，訂頑苦口，文明待以灌輸，道德藉茲發育。纖詞不逞，雖非莊士所為，豔體猶存，勿謂雅人所廢。……

這裡強調的是「豔麗」。文中「南朝金粉」、「北地胭脂」都是指妓女，「新妝」則是當時慣用的詞語。「豔體」是指文體問題，很多都是與女性有關的。可以說，這波雜誌背後的動力，也有為女子寫作開拓空間的意圖。她們發表的很多作品，都是以「豔體」甚至加「駢

體」這種非常講究文采與詞藻的形式來寫作。這就與《婦女雜誌》完全不同。而所謂的「風格」本身，在這種雜誌中，起了怎樣的作用？這也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。

《女子世界》共刊出六期，我舉雜誌主編天虛我生（陳蝶仙）的小說出來。第一至第六期刊出陳蝶仙的中篇小說《他之小史》，這是一部第一人稱的心理小說。寫她與某人訂婚，從未見過他，從報上他的詩知道，詩中的女主角是他從小就愛的女子，顯然不是她自己，因而感到失望，甚至感到焦慮、恐懼，但要退婚已不可能。小說從新娘的視角寫婚禮的四天裡她的種種心煩的瑣事，韓南先生在《中國近代小說的興起》一書裡認為，這樣細緻而心理描寫在同類小說裡非常少見：「它使讀者產生一種特殊的幽閉恐懼症的感覺。礙於禮教，她無法向別人詢問這件事，當她試探著問丈夫時，他不是徹底撒謊就是閃爍其詞。因此，小說的大部分都由她的猜測組成——推測、恐懼、懷疑，假的線索與發現。」這在文學史上是很少見的，當然這也可以直接聯繫到徐枕亞的《玉梨魂》，1912年開始在《民權報》上連載，次年以單行本出版，受到當時青年男女的熱烈歡迎，多次再版。在這個脈絡裡，可以注意到《女子世界》的書寫文體。《他之小史》的作者，根據韓南先生的考證，可以知道是陳蝶仙與他的妻子合作寫成。

我認為，這些都表現出一個大趨向，在民初消閒雜誌這個「公領域」裡，談到女性的部分，會轉到「私領域」，不談論救國、種族革命等等問題，特別著重現代女性所面臨的種種自己的問題，比如私人的生理、心理，或者自我的未來等等。

又如「閨閣中之五供養」，《女子世界》第一期，是編者陳蝶仙所寫的，指出五種閨閣女子應具備的素養：

一曰鏡 女郎心理，每不喜人評其妍媸，親如父母，愛如夫婿，亦殊弗便諄諄教誨，而可以教誨之者，實惟此鏡。故閨閣中不可少此一物，且必廣大，可容全身。凡人殆無不具審美之性，而女子尤善模仿，常使顧影自照，則一切言笑舉止，必能自辯妍媸，正不必有人指點也。

二曰小說 人情變幻，至不可測，而世界上之薄幸郎，尤屬車載斗量。女子善懷，每因一念之癡，至貽終身之戚者，實比比也。當其初，任令何人，勸之不醒，抑且深情自秘，初不肯對人言，人亦無從進而規勸，惟小說書寫情最多，若為佳耦，言之娓娓，敘之歷歷，皆足以為千秋之鑑，而神奸巨滑之種種手段，亦得以窺底蘊，則其見解自高，艾青必不致濫，實有勝於良師保之耳提面命者也。

另三種「供養」是花鳥、繡畫、音樂。做為一個女子，這五樣東西在閨閣中是不可少的。

文中提及，通過鏡子，可以認識自我。讀小說也有相似的功用，乃至女作家也可以通過寫小說來認識自我。從這五種供養中，可以了解天虛我生認為什麼樣的閨閣女子可以做為典範。當然，這裡的女子並非指勞動階級，自晚清以來，畫報上出現的女子，說到底是與都市的發展願景聯繫在一起的。也可以從中發現《女子世界》所設定的女讀者對象是誰，所要建構的，能夠令女子安身立命的社會，是什麼樣的秩序。這裡面含有中產階級的品味，自我在出嫁之前能夠調養自己的文化修養等等。

這是《女子世界》第 2 期上刊登周瘦鵬的《鐵血王后》一文的插圖。這篇小說曾在包天笑《婦女時報》上刊過，《女子世界》重刊時，增加了圖片。這篇故事講普魯士王后如何帶領軍民抵抗擊拿破崙，如何當面指斥拿氏。拿破崙像個無恥的好色之徒，而普魯士皇帝則更為懦弱。我在其他的文章中談過，拿破崙蓋世英雄的形象，在民初有很大轉變，某些女性能夠公然與之抗爭。這個轉變，實際上也符合民初對於女性的形象設計。



八、《眉語》雜誌

主編高劍華，其夫許嘯天等協助之。始於 1914 年陰曆 10 月，1916 年 3 月停刊，共 18 期，後來被教育部通俗小說研究會禁止發行，據說與魯迅很有關係。

《眉語》雜誌的封面，挑戰當時的社會觀感，故意選用女性的裸體畫。這幅畫是由當時頗負盛名的畫家鄭曼陀所繪。

關於鄭曼陀，有一則逸聞，當初鄭氏繪製月份牌時，啟用了一位妓女作為裸體模特兒，當月份牌發送到上海的千家萬戶，包括很多有身份的婦女家裡去，她們聽說自家掛的月份牌居然是妓女的圖



像，氣得將月份牌都丟掉。甚至包天笑編的《餘興》雜誌上有一篇遊戲文章，是給鄭曼陀的一封信，警告他再也不許畫這種裸體畫。

《眉語》雜誌的女編輯群圖像，在當時同類雜誌中很特別，一般如《遊戲雜誌》喜歡刊登編輯同仁的照片，都是男性的，即使女性傾向比較明顯的《香豔雜誌》也是如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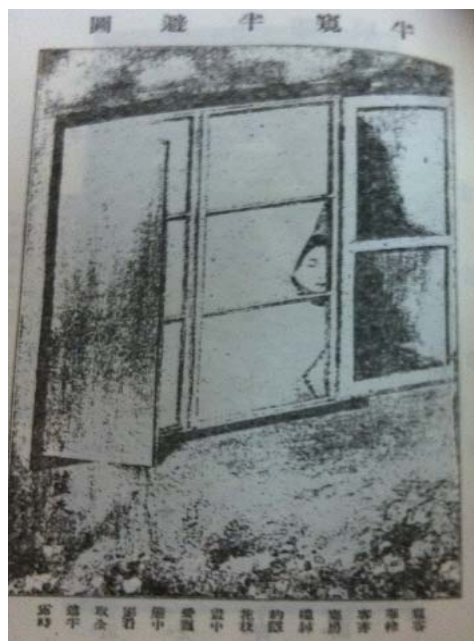
這裡直接引用黃錦珠教授的研究：〈女性主體的掩映：《眉語》女作家小說的情愛書寫〉：

《眉語》雜誌上署名「女士」或「女史」的作者多大二十餘人，但可以確定為女作家者，目前共得十人。

《眉語》女作家在其小說中，藉由書寫，既服膺又跳脫父權規範，且展現自我意志。換言之，女作家藉由書寫的力量，透過小說文本人物形象或情節營造，得以觀看自我，並建構主體。

黃教授說的「主體」，《眉語》雜誌裡面講述許多女子的故事，有許許多多困境，甚至有些小說裡面的女性，可以說是主動的服從於父權。我認同《眉語》裡面，女性「主體」的呈現，是一種個體「決定與否」的權力。

《眉語》第八號的圖，很值得一看。「窺視」在儒家的道德中是不被允許的。《金瓶梅》裡面，有不少「窺視」的畫面，但那是屬於「惡女」的表現。這幅圖裡，在窗口拉開窗簾「半窺半避」的女性，一方面在窺視，一方面是被觀看的對象。女作家本身蘊藏的弔詭之處也在此，既將自己暴露在窗口，成為被觀看的對象，另一方面，又透過窗口來窺視外面的世界。



許嘯天〈桃花娘〉，《眉語》第一期，完全站在反對新女性的立場，裡面描寫的桃花娘是一個惡婦，完全受當時新潮影響，被描寫得非常不堪，甚至把她做一種典型化的處理：放足，武昌革命時加入革命軍隊，後來又參加女子參政運動，滿口「自由戀愛」，周旋在幾個男性之間，與兩個男朋友魏文明（偽文明）、賈俊子（假君子）亂搞，肚子大了，於是誘使富家子胡圖（糊塗）結婚，生了兒子。又把胡圖拋棄，通過叫「女法螺先生」的女朋友金崇勢，嫁給一個都督，都督荒淫無恥，賣官爵，被總統知道，槍斃了，七、八個姨太太都逃走了，但她們因為忌恨桃花娘，給她毒藥吃，使她遍體糜爛，面目憔悴。結果被賣到上海堂子裡，成為野雞，深更半夜立在弄堂口，見到胡圖，用一百元替她贖身。這個故事是要用桃花娘做為一個教訓，勸誡女子不要盲目信奉從西方來的價值觀。最後作者評論：

縷雲曰：維新以來，朝野上下，病於虛偽，清白女子見短識淺，徒眩於一二美名，奔突呼號，如中狂熱，卒至身敗名裂，貽識者笑。事非不可為也，寄託非人，顛簸隨之。授孩以白刃，未能自護，旋至自殺，不求實際之害有如此。予草此篇，予心戚戚，猶有餘痛，智慧女兒，盍早自渡！

文中奉勸女性不要盲目信奉西方的知識與自由價值。「虛偽」是《眉語》雜誌包括高劍華、許嘯天都非常厭惡的，他們認為民初以來，因為受西化的影響，人心變得非常虛偽。這裡也包括了對袁世凱不遵守民主許諾，推行帝制的失望、幻滅。也可以發現，由於政治上的關聯性，《眉語》具有某種取向。

馮天真〈悔教夫婿覓封侯〉可以與〈桃花娘〉作比較。故事講粵中麗人王琦雲，和仇劍秋結婚半年之後，恰值武昌首義，劍秋接到朋友來書，鼓動他去投軍，劍秋不決劍秋不欲：「天下豈有舍家庭而作冒險事哉？」然而琦雲力勸之：「能為國宣力，為民造福，他日榮耀歸來，妾當迎郊分，為郎數胸前燦爛之勳章」。劍秋猶豫，反謂「非妾之同心」。於是劍秋決然奔赴前線：「匈奴未滅，何當家為」？投軍後，聞清帝遜位，南北籌統一，然劍秋渺無音訊。又聞政界暗潮洶湧，劍秋死於難。「嗟乎，君子道消，小人道長」。當琦雲思念之際，有人扶柩歸，她不責怪友人：「非客之罪，妾誤郎君，妾誤郎君，……至是聲漸微，復斷續其聲曰，悔……教……夫婿覓封侯……」言方已，而兩眼向上，口中鮮血如潮湧，嗟乎死矣。

文中王琦雲之夫，不是戰死沙場，而是民國成立以後，由於陰謀，也就是袁世凱的政治鬥爭而犧牲，結局是「悔教夫婿覓封侯」。可以發現《眉語》開始發展一種新的閨閣話語、閨閣小說，看上去與傳統道德不相衝突，但裡面的夫妻都已經是西方觀念的愛情關係，

是真正兩人真情相關的新式夫妻。我們將這兩篇小說對比，可以發現他們對民國政權有一種幻滅感，這裡便是建議女子從公共領域退回私領域，甚至某種程度上，那怕是為國為民的公領域，也最好不再關切，可以說對公共領域，至少不再關心。這與清末以來的“革命”心態相比，是一個很大的轉變，而凸現了一種個人的立足點，很值得注意。

透過這兩篇小說，可以說《眉語》雜誌的話語，有一部分不斷宣揚「愛情」，無論新的、舊的文體，而且在發展私密空間、私密語言時，很多甚至是情色的，比方許嘯天《新情書》十首，對於高劍華的表述，雖然用的是文言，但內容是新的：

嘯天性拙，潦倒風塵，揶揄有鬼。所幸貧賤夫婦，得歡笑無間，平安相守，鏡臺拾釵，晶簾畫眉。世紀遺我，我亦相忘。結褵四載，不輕別離。枕邊細數團圓夜，除卻離家總並頭。其間一至滬一至越，首尾十日，得十簡。特錄之為新情書，不識較古情書何如也。

簡三（十一號自越寄）

吾愛青睞，來此眠食勝常，惟觸處有吾愛之聲音笑貌夾雜其間（中略）幸勿作無謂之盼望，以自增憂慮。吾愛嘗以假語慰我，而不能自止悲懷，愛之面龐，實告我矣。

簡七，（十五號自越寄）

賢內助愛鑒：晨得芳翰，知妹念兄苦。寸寸柔腸，為我折盡。在家並頭慣，倍覺別離苦。以後當知雙宿雙飛之可貴，勿輕發嬌嗔也。兄也深知保重，睡眠甚安，無異橫枕玉臂時也。

又如《怎不回轉臉兒來》，採用第一人稱丈夫的口吻，敘述男子下班回家，對妻滿懷愛意，然發覺她不開心，不理他，男子萬分焦急，想知道妻子為什麼不開心，但妻子就是不開口。小說描摹心理焦急，低聲下氣，晚上同枕，六神無主，第二天，妻問他那天與誰同坐馬車，原來是姐姐。方才消解，和愛如初。最後作者議論道：

要知道夫妻既然是兩個身體生著的，那性情之間，自然有不不同的地方。既然不相同，自然免不得有衝突的時候，到了衝突起了，那一面全仗愛情去維持他，一面又靠耐心研究，把胸中的意思說得明明白白，使兩下裡恍然大悟，便能和好如初，那種粗暴的人，相愛的時候，便各把性情藏起，苟且遷就，到得一朝決裂，又各不相讓，於是離婚了分居了，種種可怕可慘的醜事，都是從這裡面做出來的，還有那種夫妻，有了意見的，老不肯說明，低藏在肚子了，從此年

深月久，兩人的心越離越遠，兩人的情，自然越消越薄，到後來不是憂鬱以終，便是流於淫放，過與不及，都不是處夫婦的道理。

縵霞附識

天嘯此作，非徒以遊戲筆墨已也，其所感勸者蓋且深，普天下之有情者不可不讀，難於夫婦之道者不可不讀，輕於情者更不可不讀也。

其中包含了男女權力關係、角色設定的描述，以及作者的性別意識。他認為男性在愛情關係中應採取主動，而女性應是害羞、矜持、會撒嬌的。男子要使出渾身解數，使他的妻子能夠回首一笑。做為男性的姿態，在這裡非常重要。作者寫這樣的小說，背後也是有重要用意的，強調夫妻之間既然是兩個個體，性情一定會有不同，遇到衝突，一面全仗愛情去維繫，一面要有耐性去化解。夫妻兩人應該有話說出來，要溝通，要互相理解，真誠溝通是非常重要的。

九、《鶯花雜誌》

《鶯花雜誌》很特別，雖帶有天演論的視角，認為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，但跟晚清以來講天演論而關連到國族的論調沒有關係，它的語言完全退卻到私人空間裡面。可以說，民國伊始，他們所面對的最大任務，首先是「要如何認識自己？」「如何建構自己？」這是屬於個人與家庭的範疇，更根本地說，就是人的情感。民國的消閒雜誌，都是以「情」做為圭臬，尋找一種和世界各民族、人性之間能夠接軌的方式。

《鶯花雜誌》發行於無錫，也是女主編，目前我見到三期，編輯大意是：

本雜誌取唐人詩，鶯花不管興亡恨句，定名為鶯花雜誌

文中說取唐人詩句，但我查過好像不是唐人詩句。（自關中驛舍壁間得詩二絕云：「鼙鼓轟轟聲徹天，中原廬井半蕭然。鶯花不管興亡事，妝點春光似昔年。」）原詩是一種感嘆，當王朝破滅，翻天覆地的時候，鶯花卻還是依然妝點春光，這個雜誌把負面變成正面：我們就來當鶯花，管你興亡不興亡。跟《眉語》〈悔教夫婿覓封侯〉是相通的，由於政治上的失望，退卻到私密的領域，而這個私密的領域，從文學角度上看，是大大的拓展。可以發現該雜誌以私領域為主要的編輯宗旨。又如第二期的插圖上有詩曰：

一笑相傾國便亡，何勞荊棘始碁傷？小樓玉體橫陳夜，已報周師入晉陽。

這首詩有其微妙之處，配上圖，顯示不管國家興亡，恣意享受夜晚的情懷。《鶯花雜誌》的作者不多，裡面的詩文，大多以表達個人才情為主，大部分作品是主編和另一人所寫。還有一篇〈題紅粉骷髏圖〉，題為無名氏所作，看上去相當頹廢，引用中國許多悲慘女子的典故，感嘆生死兩茫茫。從美感層面上來看，這種黑暗的描述，在過去的女作家作品中較少看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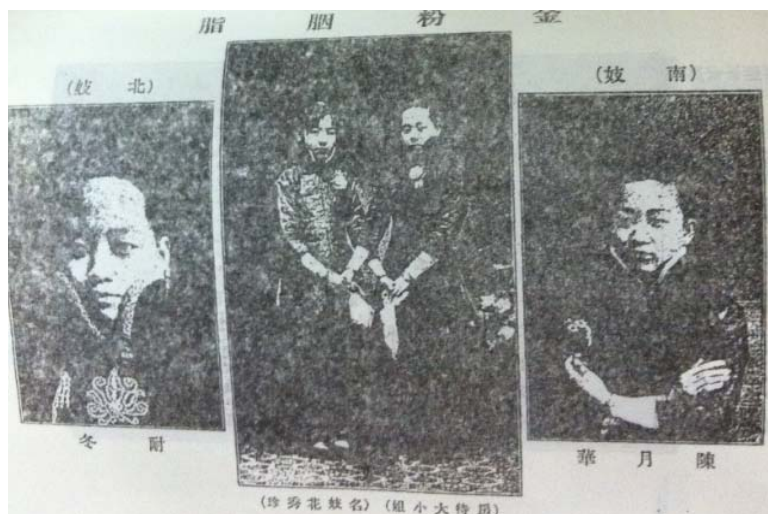
十、民初的「美人」圖及其相關問題



在某種程度上，《眉語》呈現了一種細膩的對於女性的審美。

民初雜誌常見「美人」一詞，晚清時並不是說沒有，但民初則非常常見。可以說，民初「美人」這個特定關鍵詞承載許多該時期內在的符碼。《眉語》裡有許多「美人」，圍繞著各種美人而有許多話語，可以說，「美人」是一種訴求與呈現，比如這幅「美人睇」就是在講女子的眼神。

這幅「金粉胭脂」則是講妓女。高劍華及《眉語》的女編輯群，都是屬於閨閣階層，應屬於正派女子，包括她們所提倡的也都屬正派，但為什麼她們也會鼓吹妓女？這是一個問題。這個現象並不侷限在《眉語》，民初的消閒雜誌，十有八九都是。



《中華小說界》第2期刊出「各國美人」，包括中國、義大利、英吉利、日本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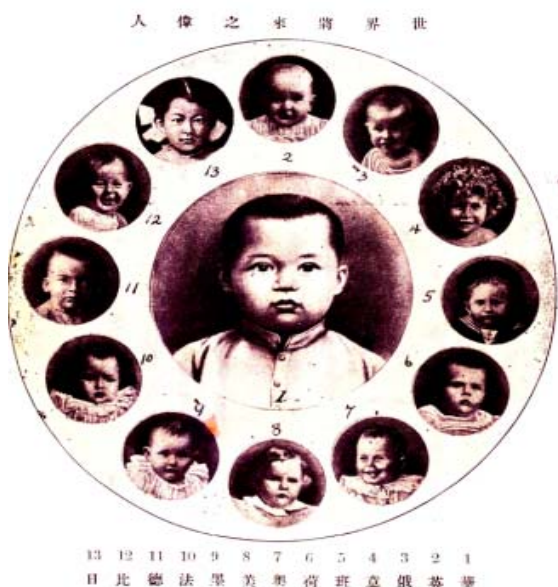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的「美人」顯然是個妓女，她的領子很高。所以說，「美女」包括妓女，從時尚的角度來說，她們甚至非妓女莫屬，在表現與西方物質文化的接軌，與商潮之走向方面，她們是最佳典範。其他有身份的女子，找不到這樣的圖片。把中國美女放到「世界」的圖譜裡面，這些美女不分階級，包括妓女，「美女」是屬於普世的「人」的概念，「中國美女」也並不只是中國的一部分，而是「人」的一部分，做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部分，這也是一種合法性的手段。這種合法性手段，不是只有一兩種雜誌，而是十有八、九都是這種情形，下面可以再舉個例子。



《繁華雜誌》，並不是以女性話語做為重點，下面的照片是妓女，上面是日本人，封面無非是時裝，她的打扮、髮式與袖口都能看出來。

從符號學的结构來看，1915 年《中華小說界》刊登的「世界將來之偉人」這幅圖，用意與《世界美人圖》是一樣的。這幅圖裡各國小孩都有，請看中國小孩在那裡：



這幅圖用小孩來宣揚一種童貞、赤子之心的普遍概念，這是關於「人」的概念，但其背後仍是商業價值在運作。

妓女本身作為一個事實存在的情況，不管是晚清還是民初都不斷報導，妓女要跨越界線，她們也是愛國的，可以掛洋旗，論軍情。《神州畫報》(1910)：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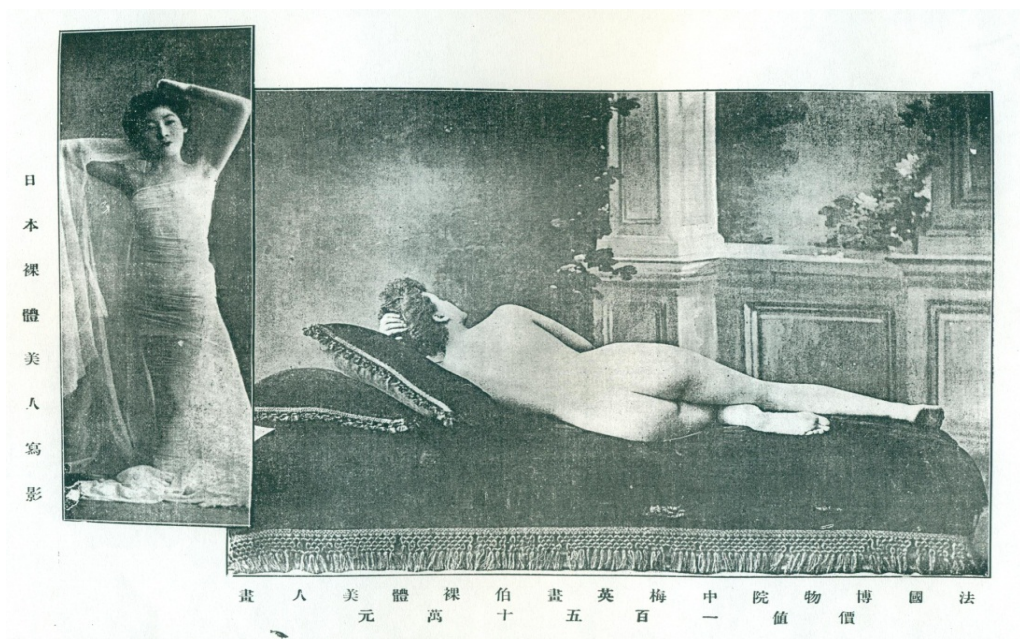
此外，其他有許多報導也說，女學生在模仿妓女的穿著，或者婦女在模仿妓女的髮式。實際上，當時已經沒有固定的界線，(妓女的)服飾已經成為一種價值的取向和指標，如《圖畫日報》，1909 年，「冒充女學生之荒誕」：

滬上近來有種似妓非妓之蕩婦，偽作女學生裝束，招搖過市，惹草拈花，最為女學界前途之害。

《香豔雜誌》上有周槃譯〈美人與國家之關係〉(1914)，特別舉幾個敢於與拿破崙相抗衡的幾位「弱女子」：包括剛剛展示過的普魯士皇后路易士、瑪麗魯意薩、斯特爾及俄國亞歷山大第一朝中格留迨樓男爵夫人。這篇文章把拿破崙比作一個暴君，1808 年拿破崙與普魯士議和於帖兒錫特，歸功於普魯士皇后路易士：「以蓋世之英雄不得不屈服于石榴裙下」。又，斯特爾夫人是歐洲浪漫主義的一個有名女將，她敢於與拿破崙抗爭，遭到流放，「然斯特爾反對之言，仍為國人所重，即以擅作威福，炙手可熱之拿破崙亦為之側目，不敢有所加害。」對於斯特爾夫人，周瘦鵲在《禮拜六》上也專門介紹過，說她怎樣與拿破崙抗爭，被流放期間又著《退去之十年》一書，力詆拿破崙不遺餘力。拿破崙失敗後，又回到巴黎，有百日復辟，斯特爾夫人仍然站在反對立場。

十一、「裸體美人」的相關問題

「裸體美人」的議題，可以看《小說時報》和《小說月報》，這算是出現得最早的資料。



左圖為法國博物院中裸體美人畫，價值一百五十萬元。《小說時報》(1909 年)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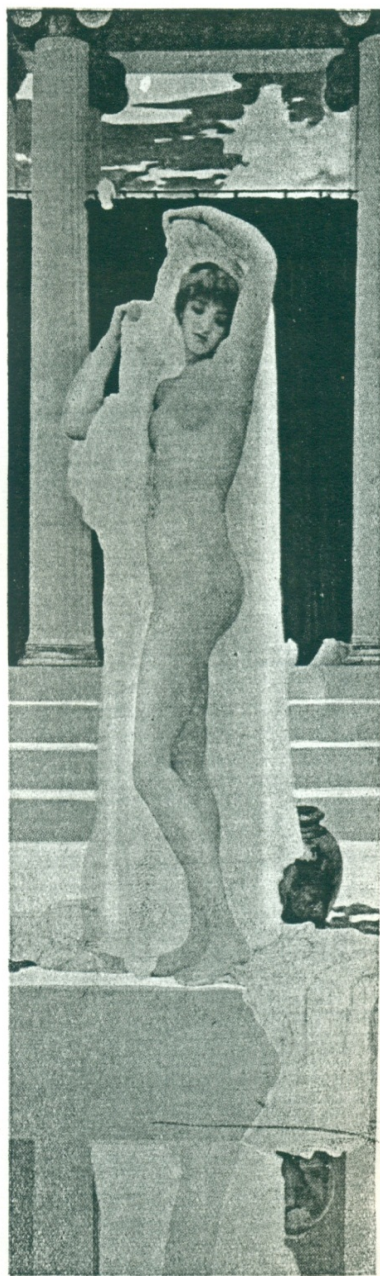
右圖為西洋裸體美人圖，《小說月報》(1911 年)。

這邊的裸體，已經是一種做為美術的概念，雖然裸體的概念並不明確。我們現在說美術的裸體是由一種形式構成，跟實際的女性 body 不同，並不是要引發性慾方面的衝動，而是做為一種「美」的觀賞的距離，是藝術的。雖然晚清當時並沒有這種概念，但是以西洋的美術作品來展示女性的身體（裸體），也帶來相當的信息量，後來也引發了一些問題。從女性話語的角度，無論從理論面或實踐面，這對女性實際的意義是什麼？我認為《眉語》以裸體美人當封面，不怕把身體裸露在公眾前，也就代表女性身體的公共性提高了。女性身體的公共性，在傳統的中國社會中是一個大忌諱，到這個時候產生了根本性的顛覆。當裸體女性能夠在公共空間展示，代表女性能夠面對大眾，並且無損於內在的自我。這本身就是一種對於傳統的挑戰。

周槃撰詞，天然潤色的〈論裸體美人〉，《香豔雜誌》（1914年）。援用西方的概念，從「美觀」、「美術」、「男女愛情」三方面申論裸體之美，這是介紹性的。

高劍華短篇小說《裸體美人語》，我覺得很有趣，講的是自己。一開頭自我的描述，就是一個「奇美人」，她的內心跟後來見到的裸體美人一樣，很赤誠，不虛偽。後來有些曲折，她嫁給皇親貴族，服侍皇后，她覺得這是一種墮落到世俗的情況。有一天她到了一座山，進了一個山洞，見到裸體美人，聽到一席話，最後她恍然大悟，追隨裸體美人。美人所說的話是：

「脂粉汙人，衣飾拘禮，世間萬惡莫大於飾，偽君子以偽道德為飾，淫蕩兒以衣履為飾，飾則失其本性，重於客氣，而機械心盛，返真無日矣。吾悲世人之險詐欺飾也，吾避之唯恐不速，吾居此留吾天然之皎潔，養吾天性之渾樸，無取乎繁華文飾，而吾心神之美趣濃郁，當無上於此者矣。」裸體美人在這篇小說裡，是一種純真的象徵，這與雜誌整體的認識有關，認為裸體代表人純樸的本性。這種想法，與西洋美術無關，而是一種自己的話語。



圖人美體裸洋西



這是時裝美人，《民權素》的封面。《民權素》是一本反袁的雜誌，當雜誌一轉向，便不得不投讀者所好，切入「美人」的市場，封面都是女子繪畫。畫中的女人，短袖高領，裝束都是從妓女的衣著款式演變而來。但也可以說，妓女帶動的時尚風潮已經與大眾的審美品味結合了。

1910年代末到1920年代初，伴隨著新的「美女」風潮，包括對歷史上的百美重新評價，編了許多書。從那些人被選入，如何被評價，都可以看出當時的想法。晚清開始，雜誌上就有許多關於西洋和中國的美女或女子，包括傳記。傳記在晚清到民初的雜誌中是一個大類，但具體的寫法是什麼，就各有表現。還有丁悚《百美圖》（1916年）、《百美圖外集》（1918年），對於女子問題有更多反映。其實不僅僅是包天笑的《餘興》（1916年），還有《新世界》（1918年）這樣的遊戲場報，都會有連載，一個是「美人百面相」，一個是「歐風東漸後，上海婦女之攝影」，包括寫生、攝影。到了20年代還有《但杜宇百美圖》（1920年），這些都可以看出當時的審美趨向和看待女人的一個側面。

提問與交流

周彥君同學：

剛看到老師提供很多資料，發現當時的婦女穿著會模仿妓女，那為何當時的妓女會如此引領時尚潮流呢？

陳建華教授：

這是兩個方面，從實際層面上，晚清有許多小說，其中一類是狹邪小說，像《海上花列傳》，這已經是文學質量比較高的一部，是以妓院做為小說基本場景。裡面可以看到，在世俗的層面，剛剛提到過，妓女也分幾個檔次，長三堂子、么二等等，當然不只這些，這不過是比較基本的分類。長三堂子是在比較正規的妓院，如果是掛紅牌的長三堂子，不只是容貌，更重要的是包含舉止儀態與她身邊那些顯示現代性、時髦的東西，比如房間、家具、鏡子、時鐘，都是必須而且非常講究品牌的，這也是屬於經濟的，是經濟的動能。長三堂子收入高，么二收入較低，不可能有這種裝備。長三堂子乘坐四輪馬車兜風，是她們自我炫耀的方式，她們有這樣的能力。

第二，為什麼他們能這樣炫耀？在傳統中國可能嗎？因為上海十里洋場是個特殊的地方，那是租界，中洋混雜之處，而且大部分的地方是洋人管理，洋人管理使用法治，只要沒有違反法規就不管。有許多規定，包含妓院的開設、交稅，只要彼此相安無事，他們就不管，那不是一個能用中國傳統道德約束的地方，只為法律負責。

另外，從理論層面上，在印刷文化裡面，妓女做為一個商品的指符、價值的流通，本身在現實中就是跨界的。做為一個商品，我們知道商品背後不光是資金的流動，我們看今天就可以清楚，在今天，商品意味著什麼？時髦意味著什麼？那裡面一個最重要的原則是財富，如果買得起，那就是你的。婦女做為商品出現，呈現出一個指標，在民初這個具體的脈絡裡面，妓女與大家閨秀並置一起，背後也不光是商業因素，而是懷有一個與專制相對的共和的觀念，就是人人平等，男女平權。這個東西在 20 年代後期，當國民黨掌政之後就沒有了，開始用政府國家的力量干預妓女，包括干預家庭。這本來被五四文人罵過，罵的內容實際上含有過去士大夫那種對於階級的想法，這還有待深入討論。

陳康寧同學：

兩個小問題。首先老師談到《眉語》雜誌中刊登美女的照片，注意看可以發現那是照片而非畫像，他們取材時對美女的標準是什麼？是外貌還是服飾呢？因為我剛剛仔細看，覺得裡面刊登的美女還蠻樸實的，他們的標準是如何呢？

另外，關於裸體美女的圖片，許多取自於外國，當它進入中國並刊登在雜誌上，對於當時人來說應當是很大的刺激，或說是很新的東西，當時是否有評論的話語或反對的聲音？

陳建華教授：

美女沒有什麼標準，情人眼裡出西施嘛！但實際上雜誌選材，畫像會比較模糊，看

上去不知身分，當然也不會說畫中是妓女，照片相對清晰，有些你看過也不會覺得很美，這個是很難說的。畫出來之後也有取捨，畫師是誰，模特兒的外貌等等，還有畫出來的成品，有些沒有比例，有些甚至是先畫衣服再把頭安上去，一看就不對。服飾確實是非常重要的指標，花樣翻新很重要，不同畫師會有不同的風格，從觀念上來說，大千世界，無美不有。

對於裸體美女畫，反對的當然有，比如上海的美術專科學校建立者劉海粟的事情，他最初是用男性的 model，後來用了女性的 model，20 年代中期，劉海粟被告，上海租界法庭最後判決罰款，他也同意在教室裡不再用女模特兒。不過當時媒體包含報紙、小報，女 model 已經很大量，這樣的風潮無法阻擋。

對畫師提出抗議者也有見到，真正提到的反對言論，我並沒有特別注意。但可以提一件事，《眉語》這份雜誌是由魯迅提議禁止的，什麼原因或魯迅怎麼想，我們並不知道，可能不是針對裸體，但可能有些東西使他很不安。

王雪卿同學：

想問兩個問題，首先是關於妓女的跨界現象，想知道時間與地域上的界線在那裡？晚清戊戌時期興女學時，梁啟超等人堅持不讓妓女入學，之後民初消閒雜誌上，這個界線就模糊了，究竟是在什麼時候發生？再往下看，這個跨界現象是被繼續延續的，或是有個明確的點，可以被明確的界定出來？另外就是關於地域上的限制，這是以上海這個地區為主嗎？離開上海之後，這個跨界會有不一樣的情形嗎？

另外一個問題，老師的題目中「女性話語」這個詞，老師簡單的定義裡，說女性泛指所有的女子。之前我們的課堂裡，錦珠老師說女性指社會性別，婦女指的是生理性別，而老師使用了「女性話語」，想請教的是，老師所使用的「女性」跟「婦女」這兩個詞是不同的呢？或是老師有自己的想法？

陳建華教授：

先回答第二個，我用的「女性」當然跟女子不同，女子是單個的，女性做為一個概念，確實是包含話語建構。我的定義裡包含了婦女與女子，都在這個範疇之內，婦女會與家庭之間有更多的聯繫。

再來，從時空來談跨界，我現在也很難給你一個確切的回答，這還需要大量的研究。的確是有時代的不同，而且不光是時代，在這些關於妓女的論述裡，還要看發表者是什麼人。比如梁啟超提倡女學、天足，都是為了國族的想像，解放婦女是為了將他們納入國族、革命、改良等等的命題之中。

晚清小說中出現許多妓女，在魯迅的眼裡，將這些小說看成是一蹋糊塗，也包括他對妓女的看法，很明顯，他對妓女的看法很糟，那是屬於不同的社團、不同的個人對妓女的看法。魯迅對梅蘭芳也非常看不慣，他對戲子的想法非常不好，覺得跟娼妓差不多。

20 年代新、舊兩派文學爭論的時候，鄭振鐸罵鴛鴦蝴蝶派的文人為文丐或更不堪的文娼，這樣的用詞反映了一些觀念——在他的觀念裡，當然是看不起妓女與乞丐的，其實他們都是被壓迫的一群。實際上有很複雜的情況。這樣錯亂的情形，從晚清到民國初，民國初是一個高潮。按照我的看法，妓女在這裡面，把「人」的觀念、「感情」這些觀念普世化。

民國初建，整體上應當是從破壞走向建設，人應當追求最好的生活，這是這波消閒雜誌的主打傾向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晚清以來，眾人都在選擇中國要走那個方向，法國大革命、明治維新、德國十月革命，都在當中。消閒雜誌從商業機制來說是一個實在的實體，特別是民國，屬於維多利亞模式、工業發展、個人主義的，而西方小說的起源就是與個人主義很有關係，雖然在中國仍然是模糊的，但這種做法無形當中已經帶有樣板，實際上他們的商業炒作已經非常相似。

在民初這樣的環境裡，特別是經歷了政局上的幻滅，出現在這些消閒雜誌中，有種不約而同的現象：美女、妓女、時尚這些東西。從某種程度上來說，他們在尋求一個新的基點，也就是一個共和的情況，能夠建立一個共識，也就是天賦人權，人應當是平等的，可以追求更美好的生活，我覺得應該在這樣脈絡中理解。

與民初政治社會的因素結合起來看，今天沒提到，例如從《點石齋畫報》到《飛影閣畫報》，可以看到關於妓女的照片以及畫像畫冊，已經出現了角色的錯亂。你可以在吳友如畫報裡面看到，這些畫出來的婦女，有意推動、製造流行，但角色模糊。裡面是什麼樣的力量在推動？畫師畫這些東西與商業機制和讀者期待有什麼互動的關係，我現在還沒有確切的了解。

我想指出的是，妓女的跨界一方面是世俗，一方面也是建構出來的商品現象。地域是以上海為主，但民初的雜誌是跨地域的，遠到天津、南京等地。也要看雜誌的做法，有些雜誌非常過火，長期刊登各地各種妓女的畫像，有些就比較節制些。他們並沒有覺得什麼不對，即使辦報者與妓女的照片放在一起，也沒什麼不好。直到 20 年代中期，比方《上海畫報》刊登許多如黨政要人、大家閨秀、電影明星、體育明星等等的照片，妓女照片依然存在，也沒人覺得有什麼不對，觀念上也沒有人提出問題，我自己也還無法解釋。

王珮綸同學：

想要追問剛剛一個同學提出的關於妓女的問題，清末民初，就是近代這個時候，妓

女有階級的上升，老師解釋為是消弭了男女不平等的共和現象，某種程度上我贊同老師的說法，但若細部考察關於妓女的各種言論，老師剛剛也提到，妓女還是分長三、么二，甚至還有一種更下等的妓女稱為「鹹水女」，若從這個角度來看，共和是不是只是由男性知識分子建構出來的話語，其實是一種虛幻的共和話語，只是用一個更偉大的人的觀念去消弭男女不平等，可是在妓女這個大階級裡仍然存在許多階級，我覺得這個共和的內涵還有許多可探討之處？

陳建華教授：

完全同意，你的問題非常好。這些雜誌的美女是一種建構，建構的背後肯定有他的預期，你也可以說這是一種虛幻，資產階級文化本來就有內在的矛盾，像前天講的愛情，好多人包括周瘦鵑，在公共領域裡不斷談自己的愛情。這是一回事。實質上你可以說他是脆弱的，並不像西方社會那麼成熟的姿態，自然而然的一種呈現，西方的小說對個人主義已經很熟悉，像《簡愛》那些小說也是談到女性的自我，中國的小說卻還沒有，實際寫出來的都是妓女，甚至於到 20 年代，一提到這些就是進化什麼的，這是符合中國實情的現象。

我也同意這是一種虛構甚至於是虛幻。五四時期，較激烈的話語出來，也沒有對這波消閒產生太多打擊。實際上到 20 年代，消閒雜誌更走向商業化，五四也有一定的影響。也可以說，如果把它們當成中國資產階級的東西，看周瘦鵑在《禮拜六》中寫的許多言情小說，裡面的主角都是一夫一妻、受新式教育、經常兩夫妻一起參加 party、會拉小提琴、彈鋼琴、男的抽雪茄而女子時常出外寫生等等，這也是一種想像虛構的，投射出中產階級的嚮往。可以說有的是確實在發生，也可以說是在這個基礎上又投入了某一種想像，這種虛構我們應該指出背後的意識形態在那裡，這確實是做為歷史的一種建構。

毛文芳教授：

今天處理的論題，我關心的是文化轉型的問題。陳教授第一個處理的是話語轉型，從話語轉型中去談整個文化如何轉變。我在今天演講中一直聽到「南社」這個名字，我們知道南社一直有很政治的那一面，在今天演講裡看到他們其實也有很商業的一面。我很好奇的是，當時南社成員集結在一起，彼此志同道合，對時代有相當特殊的感受，但是整個時代的轉變不是他們少數人能夠扭轉的，最後他們或是選擇不接受，或是選擇投入時代的轉變之中妥協。我看到這麼多的雜誌，想到南社成員曾編過一套《香艷叢書》，想請問關於轉型，特別是談論這些雜誌裡面話語的建構，我們看到很多取之於西方或東方，所謂來自歐美或日本等，這條路徑看起來，是比較消極的取之於他們，是不是在傳統演變的過程

當中，有一部份是中國本身內在自發的呢？還是受到外來的不同影響而被迫轉變？我看到《香豔叢書》轉成了《香豔雜誌》這樣的文化載體轉型的時候，會很想了解轉型背後的動力。

另外，就是您談了許多百美图之類的東西，這其實是一個很舊的包裝，很早以來就有，今天看到民國雜誌中出現了许多，竟然是用這樣的舊瓶裝西方的新酒。關於美人、美色、愛情這些東西，被放在物質文化裡面來關切的時候，有一個舊的東西被延續下來，又被轉成一個現代性的東西，想麻煩陳教授再花一些時間幫我們梳理一下。

陳建華教授：

您的兩個問題都很大，第一個問題我同意您說的，就是內在驅動與外來刺激都有，我想這在文學中尤其是明清以來都看得到。問題是進入現代，有些人稍微天真一些，認為西化很好，但對於南社，一般來說他們被分類到舊派，因為他們早期就是以「國粹」為主，包含章太炎，他們一直想弘揚國粹，是很重要的組成部分。

您提到《香豔叢書》，是虫天子那套，他是王均卿，就是編《香豔雜誌》的主編。《香豔叢書》也可以說是集兩者而有之，是自然的延續，也是尋找新的認同，一種尋根。兩者交錯起來，我想是文化上自然的一種運動。如果說明清以來的商業機制，有許多人作這方面的研究，關於明清小說戲曲與大眾傳媒、大眾讀者與商業之間的問題。這也可以包括印刷與展示，不同的雜誌在競爭中，有些沒有太大能力把封面做得更好看，有些則相反。比如周瘦鵑在 20 年代中辦《紫羅蘭》，當時他的大東書局印刷廠也為國家印製鈔票，有最先進的印刷技術，所以他可以說它是最流行的。

我們如何看待傳統與現代的轉型，這個過程裡面，形形色色，天真的可以說全盤西化，但多半是實際上是傳統與現在的交雜與互動。

陳慧芸同學：

剛剛老師提到雜誌上的女性形象多數是賢妻良母或妓女，但還有另一類，就是在基層工作的婦女，比如茶館或煙館中的職業婦女，她們可能會有與妓女相似的情況，比如在公開場合出入或與客人有些肢體接觸，她們的收入也不低，這類女子她們曾在雜誌中被關注嗎？或始終是個灰色地帶？

陳建華教授：

就我目前接收到的資料來看，對於這個階層表現的並不多。狹邪小說中提到妓院裡的不同層次，表現他們痛苦生活的也不在少數，像你提的煙館裡工作的那一類，應該在小

說中有不少。但是到了民國以後，煙館做為職業也有很大的變化，這方面在民國初期確實不多。20 年代之後，出現許多 modern girl，通常是與舞廳、商店之類有關係。剛剛提到，最早在城市裡工作的女性，初期是紡織廠女工很多，晚清的許多畫報，甚至包天笑《婦女時報》都曾有過專門的調查關注，還有一篇叫做《浣衣娘》的小說，但總數還是不多。在美人這樣的關注中，某種程度上都是建構出來的商品假象，故意模糊了分別，從大眾文化的層面說那是一種麻醉劑，掩蓋了社會實際。

錄音檔逐字整理者：王珮綸（中正中文系博士生）